

太阳照在大兴安岭

巴列霍夫著

易定山译

1313X4 2/1



太阳照在大兴安岭

〔苏〕巴列霍夫著

易定山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ПАЛЕХОВ

СИЯНИЕ НАД БОЛЬШИМ ХИНГАНОМ

本書根据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譯出

太阳照在大兴安岭

〔苏〕巴列霍夫著

易定山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1 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781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 14 字數 307,000

1958 年 8 月第 1 版

195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9,000 定价 (6) 1.30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五年夏季，蘇軍源源不絕地從西方開向遠東開來。蘇聯準備以極優勢的兵力，消滅侵佔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解放東北地區，熄滅遠東的戰爭火焰。

榮獲“興安嶺兵團”光榮稱號的蘇軍，行經蒙古人民共和國東部草原地區，進入東北，解放了大興安嶺地區。

本書以此作為主要題材，敘述了一團蘇軍及其偵察連的英勇戰鬥和官兵們的自我犧牲精神；描寫了偵察員如何機智地偵察敵情，完成戰鬥任務，如何不顧一切危險，頑強地克服重重困難，保證了戰鬥的勝利；說明了蘇軍和蒙古騎兵在解放東北的戰鬥中雙方所表現的協作和深厚友誼；描繪了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對蘇軍的熱烈歡迎，同時也寫出了蘇聯男女青年的愛國主義精神、誠摯的熱情和友誼。

本書也描寫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侵佔東北時對東北人民所施行的殘酷壓迫和無情剝削，以及東北人民當時的赤貧情況，敘述了關東軍部隊在蘇軍強力打擊下潰敗時的狼狽及其無條件投降的情形。

人 名 表

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

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

奥斯达波夫——苏军中將

波罗廷——苏軍少將

波里雅科夫——苏軍上校

別列津——苏軍上校

奥威林·彼得·米哈雷奇——苏軍中校

里哈赤夫——苏軍中校

科敏·謝尔吉(謝留沙)——苏軍大尉

魯达科夫·阿列克賽(列沙,列施卡)——苏軍大尉

戈都諾夫·尼古拉(科里雅)——苏軍上尉

尙巴龙·阿尔斯蘭——蒙古人民共和国騎兵大尉

司托巴赤夫·华西里(瓦西)——苏軍司務長,少尉

科塔洛夫·米哈依尔·彼得洛維奇(米施卡·米沙)——苏軍司務長

馬雷金——苏軍下士

魯赤夫斯基·鮑利斯——苏軍下士

謝丁金·尼古拉——苏軍中士

馬施金·伊万——苏軍战士

里雅賓——苏軍傳令兵

科洛列夫——苏軍战士

戈洛瓦奇——苏軍中士旗手

貝卡斯——苏軍战士

皮里宾科——苏軍无线电报員

加夫里洛夫——苏軍战士

奥丁佐夫——苏軍上士

果洛培茨——苏軍中士

波波夫·費加——苏軍下士

罗波夫——苏軍中士

斯特魯赤科夫——苏軍战士

錫佐娃·加沐娜(加丽雅)(女)——苏軍司务長

戈都諾娃·維拉(維尔卡·維洛芷卡)(女)——苏軍通訊兵

捷尔諾娃·舒拉(薩沙·薩申卡)(女)——苏軍通訊兵

洛莫娃·蓮娜(女)——苏軍通訊兵

伊紐丁娜·安尼亚(安尼赤卡)(女)——苏軍通訊兵

薩弗洛宁科娃·宁娜(女)——科誠的爱人

阿林娜(阿丽·阿林卡)(女)——科培洛夫的女友

拉依薩(女)——戈都諾夫的爱人

馬雷——中国人

张文財——中国人

裕仁——日本天皇

山田——日軍將領

北村石雄——日軍少將

平川——日軍少校

太阳照在大兴安岭

獻給兴安嶺兵團的英雄們

第一章

1945年6月酷暑的一天，火车的汽笛声突然冲破了外貝加尔湖草原的寂静。汽笛声断断续续，迅速传到天边的薄雾中，就在这炎热时分，当地的薄雾也是灰蒙蒙的。那里忽然传出一连串的回声，毫无阻碍地飞向辽阔的远方。这是国境的群山受了震动，以又惊又喜的回声遥相呼应。

白尔佳站的路基，在铁轨下面颤抖起来，发出嗡嗡的响声。一列军车冲进站内的一号线，车上满插着被风吹干了的波罗的海沿岸的白桦枝和外貝加尔湖地区的新鲜松枝。战士们从车厢外的升降台下车，一齐涌上了站台。他们来自哥尼斯堡城下，由于乘车太久，因而感到脚底下的土地好象在颤抖似的。同时，他们用久经风尘的皮靴在这块土地上试走几步，也觉得很快活，因为这里和日本人近在咫尺，这一带国境是苏中、蒙中和苏蒙三个边界的交叉点！这个在遥远的东方牢固地捍卫着的国境，当然和我們是最亲切的……

白尔佳站的所有居民——兵士的母亲和妻子，老头儿，小伙子，年轻的姑娘，边防战士，都一齐涌到列车跟前；就是那些很小的孩子，也都光着脚，迈开小步，从家里向车站跑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这列载着前线部队的军车究竟为什么开到这里来，大家只是睁大眼睛，找寻自己的亲人、朋友、乡亲和故旧。他们跑上前去，一看原来认错了，他们围上别人，有时自己

也被別人圍住。忽然，老乡們在月台上，从大批軍人中找到一个战士；他們吊在他的身上，当众拥抱他，拖着他往前走，唯恐失掉了他。

火車的汽笛又响了起来。又来了一列滿載坦克和自动推进炮的火車，吡吡地响着，駛进二号綫。空气中立时充滿汽油、汽車滑油，索拉油的气味。一群欢乐的坦克手很威武地拉起声音响亮的俄罗斯手风琴和擄获的外国手风琴。他們跳下敞車，就在路綫之間的平地上跳舞，揚起黑色的灰尘，又用尖銳的口哨伴奏着，揮动自己的鋼盔。一个濃眉的司务長在两个跳舞者之間穿来穿去，唱道：

日本武士来来来，
我要跟你算算賬！
我又喜欢我又恨——
回憶一下哈勒欣！

一个头发发紅的机械員昂着头，用双手在手风琴手眼前作出各种奇妙的动作，并裝出女人的小嗓，附和着他唱道：

依万，請你奏起乐！
我們現在来練習。
很有可能我跟你，
同往上海去献艺！

坦克手們很可能把两列車的兵士全都吸引来，开一个游艺会，但是，步兵司号員吹起了集合号，差不多在同时，坦克队也对

穿联合服的战士发出了上车的命令。坦克手立时各回原位。后到站的列车先离开白尔佳了。

一位中年將軍，老早就在空場上來回踱着，將官們圍成圈，站在那里商談，步兵們一齊向空場擁來。

战士们排成横队。排头第一名是一个身粗体笨的司务长，他的皮靴后跟踩进沙子里，在他的宽肩膀上有两个小小的肩章。他抬起缺中指的那只手摸了一下军帽上的红星，然后两手贴身垂下来，胳膊肘微微支起，站立着不动。他的胸前只有两条略章的绶带闪烁着朴素的光辉。站在排头的好象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挨着他的人。那个人虽然也是司务长，但是他的身上却不住发出悦耳的声音——原来这第二个司务长好象要给人看似的，在军便服上佩带了自己所有的勋章和奖章，就连徽章也都带上了。有两个穿厚油布长筒靴的人站在落满灰尘的青草里向他们看齐，一个是年近四十，两鬓皆霜，但是只戴着上等兵肩章的战士，另一个象小孩子似的翘着鼻孔，而在肩章上却有很宽的一道红颜色的小伙子——他是上士……这些战士并没有按高矮排队。在一个矮小战士的身旁突然出现一个瘦高个子，或者相反地，在一排彪形大汉中间夹着一个畏畏缩缩的小鬼。站在这个行列里的人们，无论在年龄上，在参军前的职业上，以及在战功上，都各有不同。

下了口令，横队靠拢了。大家都一下子向排头的司务长看齐，他们的脸上显出完全一样的严肃和紧张神情。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清楚，这些战士腰间都系着同样的皮带。

检阅开始了。师长波罗廷少将在祖国的土地上最后一次检阅了特种部队的战士们。

……参谋长叫科诚大尉去谈话，所以科诚没有站队，暂由那

个穿着最朴素的战时服装、站在师侦察连排头的司务长代理，这位司务长姓司托巴赤夫。

大尉谈话后回连去时，在师部车厢门廊敞开的门口站了一会儿。各条线路都已经停满了列车。这位侦察连长不由得叹息了一声。“我的命运总是这样，”他现在完全相信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得出结论说：“这样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过去到过哪里，就一定还要回到哪里！……这是多么奇妙的规律呵！”列车已经停在货车站台上，火车头摘去了。从第一节车厢的门里，可以看到铁轨所向的南方的远景。

差不多整整六年前，科诚当时还是一个战士，他就踏过这片荒凉的沙漠。

“哈勒欣河！”科诚大声说，但是他已经不叹了口气了。他只是更加眯细了眼睛，好象想从这里望一望遥远的蒙古河流的河岸似的。

他的亲哥哥斯捷潘，1939年与日军作战时英勇牺牲了，就埋在哈勒欣河畔的阵亡将士公墓里。而谢尔吉·科诚自己，也是在那干旱的蒙古草原上，在哈勒欣河两岸的沙丘上初次体验到战争的艰苦生活。他的家庭幸福是在这外贝加尔湖地区开始的，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但是，这些事情如今没有一件涌上他的心头。别列津上校传达说我师要越过边界，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又说兵士们就要开始按照和平时最严格的规则进行演习，军官们的教练工作必须针对日军战术，而不要以德军战术为目标。科诚听到这话，立时精神百倍，好象突然年轻了几岁。他很清楚，我军不可能在蒙古过冬，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条件可以使这样多的部队做长期战斗演习和驻扎，而创造这些条件，却又是一件耗费巨大、而也许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只能作

出一个結論：如果現在把軍隊調到那里去，就是最近要在那里打仗。这个最后的結論等于說明有許多事件即將發生，連他這位目睹法西斯德國滅亡的科誠大尉，此時此刻也難以說清這些事件究竟是怎樣的東西。他只感到自己精神煥發，這種感覺很像1939年的感覺，但又與那時的感覺不同。當時在戰鬥中，渴望看見忽然開來大批援兵，並且得到轉入全綫進攻的命令……不過，在上校談完話時，他的眼前就已經浮現出穿着黃綠色軍服的日寇的散兵綫，耳朵里仿佛聽到了噼噼叭叭的槍聲。他好像看見日寇迎面沖來，唧哩哇啦地喊叫着，在我軍機關槍的掃射下臥倒在地，向前爬，然後又站起來往前沖。好像哈勒欣河畔的戰役，至今還沒有結束……

科誠跳到地面上。他身材高大，但不夠勻稱，又瘦又黑，他那烏黑剛硬的短頭髮，好像老鴉翅膀似地從戰鬥帽下面伸出來。他按照偵察兵戰時的習慣，微微彎着腰，沿着列車之間的空地，一直向前走去。當他內心激動的時候，他總是盡力不去看別人的面孔。科誠因為害怕在連里暴露自己的心情，而養成了這種習慣，他認為自己的心情可能破壞戰士生活的既有節奏。在這種時候，他那全身天生的黝黑膚色和他那沉靜的眼睛中的眼白對比起來，就顯得更加黑了。“必須重新訓練戰士，”他低聲說，甚至放慢了腳步。“重新訓練……不成，重新訓練是不成的。如果這樣，那就要拋棄四年的戰鬥經驗！……等補充部隊到來時，一定要叫他們一切都從頭學起……可是，上級能給多少時間呢？如果只給十天八天的工夫，那又怎麼辦呢？……”

“偵察員！”有人從鄰近的列車里向他喊道。

大尉回頭一看，有兩個軍官坐在敞車上面的坦克上。一個軍官緊緊系着新皮帶，穿着一套雖然旧了的，但是很干淨，熨得

很平的联合服，在他的膝头放着打开的图囊。另一个是步兵，他把那绿布战斗帽整个推到后脑勺上，把一只手亲密地搭在坦克手的肩膀上，两个人一同观看地图。科誠一个也没认出来是谁，但他顺口回答说：

“你们好！”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乱猜着问道：“我们是不是在拉斯楊附近见过？”

“可不是吗！就是在那里见过。”年轻活泼的坦克兵大尉，眼睛都乐得发红了。“你还记得科尔龙附近的那个教堂吗？”

“科尔龙？”科誠立时想起遥远的立陶宛的一个乡村，那里有一座高大的、雪白的学校楼房，小山坡上还有一个破烂不堪的教堂。他端详了一下坦克手的脸，然后断然地回答说：“不，根据科尔龙当时的情况，现在记不起你来了。”

“怎么会记不起！我们当时曾在教堂的围墙旁边，在敌人的火力下修理坦克。德国鬼子从钟楼上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这就是那辆坦克。”他举起一只手，象抚摸马颈一样去抚摸炮身，仿佛能使科誠想起这辆坦克似的。

“你当时不是一个中尉吗？”

“对呀。侦察兵们都叫你做科誠。我的记性非常好，你用不着怀疑！”

“这一切都对。”坦克手从敞车上跳下来以后，科誠跟他握手说。“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立刻认出是你？那次我们抓德寇‘舌头’抓得很顺利。你是知道的，在走运时，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什么麻烦也没有。如果不走运，就是很小的细节也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好，我们互相认识了！我是鲁达科夫大尉。”

“你当连长吗？”

“完全对。我因为夺取哥尼斯堡附近的沙洛登堡最有功升级了。你呢？”

“经常冒险，这就是侦察兵的幸福。至于讲到官阶，我早就升到头了。”

“‘勇士的奋不顾身便是生活的智慧！’这真不愧为英雄的回答……对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姓戈都诺夫。他是机械化步兵上尉，从前是制造最精密仪器的能手，他手艺精巧，善于搞小数，眼睛好使，计算准确无误。可是不要弄错了，他的名字叫尼古拉，而不叫鲍利斯①。”

那个军官从敞车上一跃而下。说起来，他又矮又胖，年纪也不轻了，这样跳本来是不相宜的。

戈都诺夫伸出一只惯于握住不放的小手。他一声不响，微微向科诚点了点头。科诚对于这样一个外貌庄重、很柔顺地听凭青年军官把他随意向人介绍的男子，一时还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鲁达科夫继续说：

“说起来，关于那一次事情，我还留下了很好的纪念品呢！请你们看看。”他开始在图囊里寻找什么东西，最后从里面扯出一张揉得稀烂的报纸来。“把报纸打开吧。关于那一次事情，报纸上叙述得很详细：德国鬼子怎样向我们坦克冲锋，我们怎样上履带，你们侦察连怎样搭救我们。请特别读一读谈到机械员的那一段吧：他用大锤打履带，而在他的身旁，子弹碰在钢甲上爆炸，好象火树银花一般’。真好看啊！德寇怎样发射开花弹，你

① 鲍利斯·戈都诺夫 (1551—1605)，俄国沙皇。这里是鲁达科夫开玩笑说的。

还记得嗎？”

科誠打开一小張用藍油墨印的師部快报。上下左右，四边都印着橢圓形象片。其中也有偵察連战士們的象片。

“謝謝，”他熱烈地說，又和坦克軍官握手。“這張小報對我很有用處。你要知道，它對於新兵特別有用。報紙」很少登載我們的消息；除了全國性報紙登載一些‘偵察兵的偵察情況’以外，就再沒有別的了。我們的職務就是這樣……好啦，我現在可得走了。世界大得很，咱們一定還會在什麼地方見面的。”科誠很忙，他現在的情況迫使他到更親近的人們——自己部下那里去。老實說，除了跟坦克手見面，好象已經沒別的可以期待的了。

“等一下！”年輕的大尉不肯松手。在他放光的面孔上，顯露出科誠所期待的那種勇敢神情。“是不是又進攻啊？”他低聲地，但頗有意義而又激昂地問道。戈都諾夫既已把帽子推到后腦勺上，那他這種激昂的氣概大概也早已熾熱起來了。

“沒有聽說，”科誠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在他的語聲中沒帶任何好奇心，似乎也不想與別人談談自己的見解與看法。

但這並沒有使魯達科夫老成下來。

“別扯！你一定聽說了！”他反駁偵察連長說。“聽不見歷史的脈搏，是不可能的。科誠！如果你是個詩人，而不是一個偵察員，”坦克兵軍官把聲音放得更低些說，“你就會在戰士們和當地老鄉們的臉上看清一切，你就會在他們的喧嚷和談話中，甚至在機車司機怎樣放汽笛之中聽清一切……老大哥！事情就是這樣！你知道我們要到哪里去吧？我們要到大興安嶺去！我們剛才坐在这里看了地圖。大興安嶺一直由黑龍江綿延到北平！這是多么大的山脈啊！因此，它是橫在歷史的途程上，正如瑪耶可夫斯基

基所說，‘騎馬步行都不能繞過它’，除了在行進中占領它，就再也沒有別的办法……”

“我所說，我們要訓練，”科誠打斷他的話說。“要完全按照正規軍的規則訓練。”

“訓練！這是你聽別人說的，不是你的心里話。對不對？！你不要懷疑我的偵察力吧！訓練！在這荒漠和沙丘上有什么鬼訓練！……大哥！請你看看這個佩帶着許多金質獎章的戰士吧！”坦克軍官朝那貼着列車奔跑的司務長揚揚頭說。“你感覺到嗎？他已經跑了一身大汗了，在和平時是不會這樣跑的……”

“也是會跑的！”科誠反駁說，他忽然轉身迎着跑來的司務長走去。戈都諾夫注視着他，並戴正了自己頭上的帽子。

科培洛夫伸開兩只手的指頭，按着佩在胸前的勳章、獎章和用鏈子穿着的舊徽章，也沒有看自己前面是誰，就跑來了。忽然在他前面出現了三個軍官，其中也有他的長官科誠。科培洛夫甚至沒有向軍官行軍禮，很不好意思地、猶疑地說道：

“我……正找您呢！……”

“有什么事情？”

“大尉同志，咱們是怎樣談妥的？司托巴赤夫司務長把您的命令撤消了……”

“慢慢說，什么命令，為什麼撤消了？”

“我向您請求過三次，三次您都答應我在这个車站上請假，關於這點，他連聽也不願意聽。他命令我把馬牽出去溜一溜。好像別人干不了這件事似的。”

“司托巴赤夫司務長沒有撤消任何命令，”科誠不高興地說道。“你不要胡猜亂想。我曾經准你一天假。但現在我把這個批示也撤消了。”